

● 儿童传记文学——小萝卜头



小萝卜头

薛家太 著

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

小萝卜头

薛家太

著 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

儿童传记文学
小萝卜头
薛家太 著

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江苏徐州 邮政编码 221008)

新华书店经销 中国矿业大学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插页 4 印张 5.375 字数 87 千字

1996 年 12 月第 1 版 1999 年 3 月第 4 次印刷

印数 60001~63000 册

ISBN 7 - 81040 - 589 - 6

G · 123

定价:5.50 元

序

杜文生

读罢《小萝卜头》，思绪奔腾，激愤不已。这是一段厚重激越的记忆，这是一曲英勇悲壮的旋律。这记忆，这旋律，从漆黑的长夜传来，从巍峨的歌乐山传来，从共和国的魂魄和人民的心中传来。

“小萝卜头”！多么朴实的名字。他在世间只活了九载，何其短暂！然而，惟这朴实与短暂，蕴涵了伟大与辉煌，铸就了光华与永恒。这位热血少年，在牢笼里，在酷刑之下，心存主义，放歌自由，为理想而战，为挣脱桎梏而搏，为美好的明天顽强刻苦地识字、画画儿……幼小的生命，早熟、早慧，爱憎分明，机智勇敢；羸弱的身躯，无所畏惧，惊人地抵御着“魔鬼”的击打。他稚嫩的心田充盈着神州新生的希望……

任日月轮回，历史轨迹清晰可鉴。

纵时空变化，英烈遗范永放光华。

作者薛家太同志在广泛搜集素材并专程去西安等地采访的基础上，数易其稿，创作了这部以热情讴

歌少年英烈“小萝卜头”(森森)为主题的儿童传记文学《小萝卜头》，奉献给生活在幸福之中的青少年朋友。他做了一件极有意义的工作。可以说，《小萝卜头》是新时期对青少年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、集体主义教育和社会主义教育的一部生动教材，对于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、人生观、价值观必将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。

《小萝卜头》构思精巧，语言生动流畅，思想性和艺术性较高，值得青少年朋友和广大读者阅读。

是为序。

目 录

序 杜文生

○ 爸爸被带走了	1
○ 爸爸在哪里	7
○ 囚车里相遇	14
○ 我要见爸爸	20
○ 我的名字叫振中	27
○ 我要上学	35
○ 罗伯伯遇害了	44
○ 高扬我们的旗帜	53
○ 新来的阿姨	61
○ 一碗长生面	67
○ 晶莹的鱼肝油	75
○ 好东西得藏好	81
○ 外边的天地真大	88
○ 姐姐哥哥!	97
○ 自由之神	105

○ 我喜欢太阳	113
○ 李宗仁下了释放令	122
○ 歌乐山的悲歌	131
 致读者三则	 139

● 爸爸被带走了

小萝卜头，就是森森。他的大名叫宋振中，但叫他大名的人很少。

这两天，森森没有睡好觉。妈妈没睡好，森森怎么能睡好呢？

森森的妈妈徐林侠，自从丈夫宋绮云被捕后，心急如焚，总是坐卧不安。她抱着不满周岁的小森森，连夜进城，先向地下党组织报告了丈夫被捕的消息，然后又向丈夫当时工作的国民党第四集团军驻西安办事处作了报告，请求查找营救。妈妈抱着森森跑遍了保安处、稽查处、宪兵营、警察局，以及国民党反动派当时能够关人的所有地方，到处打听父亲的下落，总是一点消息也得不到。

森森真乖，好像知道妈妈心里不好受、身子很疲劳。他不哭也不闹，静静地趴在妈妈的怀里。他用两只胖胖的小手摸着妈妈，用自己热乎乎的小脸蛋亲着妈妈，多少给妈妈一些安慰。

森森的爸爸宋绮云到底被带到什么地方去了呢？徐林侠猜不透，她吃不好饭，睡不好觉，奶水也就越来越

越少了。森森好像已懂事了，夜里肚子饿了，就含着奶头一声不响。白天饿了，喂他什么饭他都吃。他总是天真地笑着。每次随疲惫的妈妈回家时，姐姐振苏、哥哥振华、振镛等都是在村口迎他们，并且争先恐后地接过硬森森。姐姐、哥哥们为他捕捉蝴蝶和飞虫，采摘路边那些美丽的花草。有时，森森对着树上欢唱跳跃的鸟儿，欢乐地笑着，那笑声像银铃那样清脆。他不喜欢看见妈妈忧伤的面孔，想叫妈妈笑，他要让自己的笑声赶走妈妈脸上厚厚的愁云。但是，妈妈还是紧锁着双眉，老是呆呆地凝视着茫茫的原野。她多么希望能在那里发现丈夫的身影。孩子们更希望看到自己可爱的爸爸！

爸爸宋绮云，是党的地下工作者，公开的身份是杨虎城将军的秘书、《西北文化日报》社副社长兼主编。在“西安事变”中，宋绮云是杨虎城将军的得力助手。他充分利用报纸这个阵地，宣传抗日，反对内战，揭露南京政府欺骗民众的阴谋。

“西安事变”后，蒋介石把发动“兵谏”的张学良将军给软禁起来了，又逼杨虎城将军“出国考察”。森森的爸爸坚持抗日，朱德总司令与他做过长谈，称赞他在十七路军的工作成绩。他根据八路军总部的指示，到晋西南做了国民党第四集团军总部的少将参议。一

天，宋绮云突然收到一份“家中有急事速回”的电报。没想到，这竟是国民党特务机关施展的卑鄙的诱捕阴谋。

那是1941年的秋天，一个下午，一群小鸟在树上欢跳着，妈妈望着孩子们在院子里说笑着，姐姐、哥哥把森森传来递去地引逗着，他们好像要与树上的鸟儿比赛。

哥哥把森森举得老高说：“森森要飞了，森森要上树捉鸟了！”

姐姐说：“森森不捉鸟，森森要像小鸟一样飞到天上。”母亲怕吓着孩子，忙接过森森紧紧抱在怀里，亲了亲那粉红色的小脸蛋，说：“俺森森乖，森森要跟妈妈一起闹革命。”

大家正在说笑中。突然，森森的爸爸风尘仆仆地赶到家。全家都围了上去，问长问短，好不高兴。

宋绮云好长时间没回家了，但这次回来并不像往常那样高兴。他很严肃地问徐林侠说：“家里发生了什么事？”

这一问，徐林侠可愣住了：“没有什么事啊！”

“你是否给我发过一份说‘家中有急事速回’的电报？”

“没有啊！”

森森不知发生了什么事，见大家都愣愣地相互看着，想叫爸爸抱抱，也不敢伸过手去。

爸爸立即把大家叫到屋子里，他向妈妈说：“这是敌人要的阴谋。我不能在家久留，必须离开这里！我走以后……”话还没说完，几个凶神恶煞般的便衣特务便闯了进来。

“你就是宋社长吗？”一个特务问爸爸。另两个拿着手枪的家伙，从两边走到爸爸的背后，四只贼眼还不住地向屋里扫视。森森瞪着两只大眼睛，望着这群陌生人。

“我是宋绮云。”父亲很镇定地回答说。同时，他又反问道：“你们几位是……”

“城里有一位潘先生请你去一趟。”为首的那个特务打断了宋绮云的话。

宋绮云还是那样镇静，但他心里完全明白了，这些人都是国民党的特务。妈妈也明白了眼前发生的是怎么回事。她装着没事的样子，“热情”地连忙让坐、倒茶，想拖延拖延时间，好考虑一下对策。但那几个特务却推说：“兄弟公务在身，不能久留。”并一个劲地催促说：“请宋先生快点走吧！”

森森的爸爸知道自己要被捕了，但是，他仍然十分镇静。他不慌不忙地一面答应着，一面找了双布鞋

换上,准备上路。

森森见爸爸刚到家就要走,还没抱抱他呢,忙伸出小手,像是要拉住爸爸。姐姐、哥哥们也想上前去拦住爸爸,可是,妈妈用力地拉住了他们。她两眼含着泪望着孩子们,好像是对他们说:“你们是拦不住的。”

孩子们都偎依在妈妈的身旁,眼睁睁地望着特务们簇拥着父亲走出了家门。

宋绮云临行前深情地望了望妻子儿女,好像有千言万语要对他们说,可是他一句话也来不及说。特务们带走了宋绮云,一去就是两个多月没有音信。

森森天天随妈妈四处奔波探听爸爸的下落,姐姐、哥哥们天天站在村头等他们带回好消息来。一个个希望在等待中产生,一个个希望又在等待中破灭了。邻居们也为宋家着急,都跑来安慰他们。

这天上午,一个自称是从西安城里报社来的人,进村到处打听宋绮云的住处。村里的热心人把他带到了宋家。妈妈徐林侠正守着孩子在做针线活。那人一见,便上前笑着问道:“您就是宋太太徐林侠吗?”

母亲抬起头来,她望了望来人,没有直接回答,却反问道:“您有什么事?”

“我从宋先生那儿来,宋先生有亲笔信给您。”那人说罢,从身上掏出一封信来。

全家都高兴了起来，母亲更是喜出望外。这些日子，她一直是心急如焚，焦虑不安，盼望着丈夫的消息，今天真的盼来了，真是喜从天降，怎能不格外高兴？她急忙放下手中的针线活，怀着急切的心情，很感激地从来人手中接过了盼望很久的来信。她仔细地端详着那熟悉的字迹，激动得自言自语地说：“是他亲笔写的，是他亲笔写的！”

信写得很简单，只有寥寥几个字：“我要去受训，速将换洗衣服送来！”宋妈妈有些困惑不解，怎么只写这么几个字呢？她又端详了一下笔迹，是丈夫的呀！于是她向来人问道：“宋绮云现在在哪里？”

“在西安城里。”来人这样回答说。

“他为什么不亲自回来取？”宋妈妈又问。

“他工作忙，脱不开身。”来人很从容地回答说。“宋先生吩咐我，衣服要您亲自给送去，要我为您带路。”他说话很有礼貌。

徐林侠沉思了一下，便答应了。她说：“好吧，我得收拾一下衣服，明天一早进城吧。”

来人犹豫了一下，但还是同意了。他给宋妈妈留下了他的地址，交待了走的路线，一再要求宋妈妈一定要按时到，唠叨了一阵子就走了。

● 爸爸在哪里

宋妈妈急切想见到丈夫宋绮云，想了解丈夫的处境，决定第二天一大早就动身去西安。

那是一个阴沉沉的日子，天黑得特别早，刚吃罢晚饭，屋子里已黑漆漆的了。在昏暗的油灯下，森森坐在床上由姐姐振苏照管着，振华、振镛、振亚都围在妈妈周围，看着心事重重的妈妈为父亲打点衣物。

收拾好了衣物，宋妈妈坐在床边，孩子们紧紧依偎着她，都默默地不作声。屋里静静的，真有点吓人。

“妈妈，爸爸能回来吗？”姐姐振苏首先打破了沉默，小心地问妈妈。

徐林侠爱怜地凝望着孩子们，安慰他们说：“爸爸会回来的。”

“他们为什么抓爸爸呀？”振华不解地问了一句，像是自语，又有点愤愤不平。

妈妈很平静地说：“爸爸是为了打鬼子救中国，让穷人都能过上好日子呀！”她亲昵地逐一看着孩子们一张张幼稚的面庞，接着说：“反动派不让穷人过上好日子，他们恨爸爸、怕爸爸呀，所以才抓爸爸。爸爸是

好人，他是没有罪的！”说着，她眼眶里的泪水禁不住簌簌地流了下来。为了不让孩子们幼小的心灵受到创伤，她马上转过脸去，用手抹去了泪水，强露笑容，温和地对孩子们说：“天不早了，你们快睡吧！”

孩子们的心情并不轻松。他们不知道怎样安慰妈妈才好，只好听妈妈的话，都默默地铺好了床，上去睡了。森森也很懂事地爬到被窝中睡下了。

母亲哪里能睡得着？她给每个孩子把被子盖好，把露出来的小胳膊小腿都一个个地裹到被子里去。她强忍着泪水，一个个地亲了亲每个孩子的脸蛋。当她亲到小森森的面颊时，森森还没有睡着，他挥着小手，摸着妈妈的脸，嘴里咿咿呀呀，好像在说：“妈妈，你也睡吧。”

夜深了，孩子们都睡着了，宋妈妈心绪很乱，没一点睡意。她很冷静，她把家里的东西，里里外外收拾了一遍，然后又把给孩子们拆洗过的衣服拿出来，为他们缝补起来。她一针针一线线，一直忙到窗口上露出了一缕晨光。

天刚亮，王迁升伯伯就来到了森森家里。他是森森爸爸的警卫员，森森的爸爸忙工作顾不了家，家里的人都是他照管的。他要陪森森娘儿俩去西安。

宋妈妈把家交给了十二岁的女儿振苏。她是四个

孩子中最大的一个，要她照管好家，照顾好弟弟、妹妹。那时候，振华八岁，振镛六岁，振亚只有四岁。妈妈怎能放得下心走呢？她千叮咛万嘱咐，给大的说了，又给小的说：“要好好听姐姐的话，帮助姐姐料理家务，都要争着干活。”其实，几岁的孩子能干什么呢？自己还需要别人照顾呢！但是，妈妈把他们当成了大孩子，很相信他们，一遍遍耐心地交待着。

她不愿离开孩子，眼泪在她的眼眶里打转，她强忍着，不让孩子们看见。

姐姐振苏抱着森森，王伯伯拿着衣物，妈妈拉着大的、拖着小的，终于走出了家门。

11月的乡村，清晨一股股凉风吹来，让人感到全身发冷。邻居们都来给森森娘儿俩送行。从后街送到前街，又一直送出了村子。母亲劝邻居们停住了，孩子们还是恋恋不舍地送了一程又一程。

到了村外很远的一座碑旁，母亲再也不让孩子们送了。她又一次给孩子们交待了一番。孩子们也不知道离开妈妈将怎样过日子，为了让妈妈放心，总是听妈妈说一句就点一下头。他们含着泪，向妈妈恳求说：“妈妈，见到爸爸后，可要早点回来呀！”

临别，姐姐哥哥们把森森抱了又抱，亲了又亲。当妈妈要从振苏的手里接过森森时，小家伙紧紧抓着姐

姐的衣服，他好像也预感到这是一次不寻常的分别似的，竟哇地一声哭了起来。到了妈妈的怀里，还张着两只小手，不断地呀呀叫着：“姐……姐……”

母亲再也忍不住了，她的泪水夺眶而出，孩子们也都大哭了起来。

徐林侠很快就清醒过来。她迅速抹去了脸上的泪痕，又逐个给孩子擦去了眼泪，强作欢笑地说：“好孩子，你们快回去吧！妈妈最多三天就回来了！”

王伯伯也在劝大家，母子们这才算分了手。

孩子们目送抱着森森的母亲随王伯伯一步步离去，渐渐地走远了，还不住地招手。母亲呢？更是不断地回头，向孩子们挥手，叫他们回去。谁知道他们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再见面呢？还能不能再见面？谁又能说得准呢！

森森弄不懂这是怎么回事。他趴在妈妈怀里一声不响。妈妈也一声不响，她在想着心事。娘儿俩匆匆忙忙地跟着王伯伯赶路，先到了森森的出生地冰窑巷一号。老邻居蒋奶奶一见，惊喜地迎了上去，先是抱过森森，左看右看，夸个不停，然后又向徐林侠问长问短，说个没完。

徐林侠让森森叫蒋奶奶，森森只是咯咯地笑。蒋奶奶说：“真快呀，转眼森森就长这么大了，就快能叫